

小的时候，头几年男读私塾，那老先生教给我，生活活到死记硬背了一些艰涩难懂的

长篇纪实文学

圣训，由于时间久远，大都已经忘了。不过也有一些印象特别深刻的，至今也还记得的，如康孟老夫子的一语话，

无悔无怨的回忆

“故天

蔡田著

“故天必先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

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

能。”

这两话在我年轻的经历中，是字字对我

有些激励的，所以还没有完全丢在脑后。

特别是最近，这些激励人的话，似乎有

时又浮现于脑子里来了。

孟老夫子说的是大人物接受大任务。而

我却是个小人物，不过也不自量力，揽上了

长篇纪实文学

无悔无怨的回忆

蔡田 著

RA43/10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龙江作家》丛书

责任编辑:田仲三

装帧设计:采 天

无 悔 无 怨 的 回 忆

Wu Hui Wu Yuan De Hui Yi

蔡 田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哈尔滨禹程商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1/32·印张 10 ·插页 5·字数 230 00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17-1097-8/I·1071 总定价:220 元(共计 12 册)

(本册定价 20 元)



张运峰摄 一九九六年于哈尔滨



一九八六年我和老伴在松花江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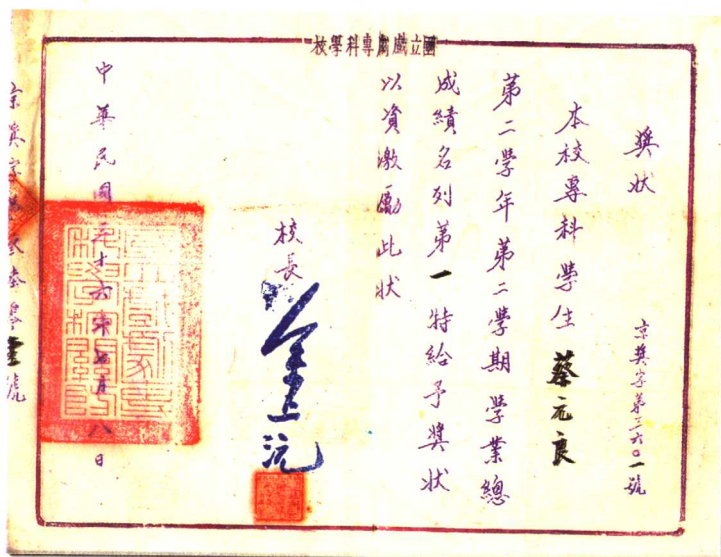


一九九五和我老伴在太阳岛



一九八五年于哈尔滨

渡江战役后摄于南京



目 录

前言	(1)
一 小戏没演成	有理说不清 (4)
二 双喜才临门	突然交恶运 (16)
三 真理要拼搏	方知其中乐 (27)
四 胡风受批判	与我有何关 (38)
五 道法了不起	翻云又覆雨 (47)
六 我能脱险境	多亏遇贵人 (57)
七 谁叫你偷鸡	倒蚀一把米 (68)
八 开春发岁后	白日出悠悠 (82)
九 不怕受煎熬	文章要发表 (99)
十 出了这块地	鞭长也莫及 (107)
十一 超级上司多	躲也躲不过 (117)
十二 支援大庆去	原来是骗局 (129)
十三 逍遥靠边站	一晃二十年 (139)
十四 政策落实处	党籍要恢复 (152)
写在后面	(166)
〔附录一〕	(170)
现实主义, 还是公式主义?	(170)

〔附录二〕	(216)
境内外学者的关注	(216)
前言	(216)
(一)“一组有分量的、引人注目的文章”	(216)
(二)“批判庸俗社会学最有分量的一些文章”	(228)
(三)“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严谨的学术态度”	(229)
〔附录三〕	(230)
在抗日的烽火中	(230)
罪恶滔天的“疲劳轰炸”目击记	(241)
偷越封锁线纪实	(245)
渡江战役前的一场文艺小辩论——土噪子和洋噪子之争	(266)
〔附录四〕	(268)
听曹禺老师讲课琐记三题	(268)
(一)不让记笔记	(268)
(二)特殊的教学方法	(270)
(三)过分谦虚却也完全真诚	(278)
〔附录五〕	(288)
《无悔无怨的回忆》读后	赵江平(288)
〔附录六〕	(291)
练气功心得谈	(291)
后记——衷心感谢境内外学者的关注	(305)

前 言

“无悔无怨”这个词儿是我从通俗歌曲那里借用来的。那原本的意思是说，为了爱情，无论遭受多大的苦难，付出多大的代价，也无悔无怨，说明为爱情的忠贞之情。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真正谈过恋爱，年轻的时候当穷学生，就是想要坐一次茶馆，也往往因为囊中羞涩而不得不打退堂鼓，哪有条件谈什么恋爱。那么又有什么可悔可怨之事，而为什么又不悔不怨呢？这似乎有些蹊跷。我这篇回忆文字，就是想就这些蹊跷事做一个坦诚的回答。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我真是从心里往外高兴，甚至兴奋得雀跃不已，要不是怕影响邻居的安宁，我真想在楼板上蹦几蹦，喊几声，我实在太高兴了。因为这一天省委组织部批准了恢复我一九三九年的党籍。一九三九年，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初中学生，在参加抗日宣传的活动中参加了地下党。后来地下党为防止敌人的破坏，临时规定了党员转移地区不转移组织关系的应变策略，我因此失掉了组织关系。全国解放后为恢复这党籍，我奋斗了四十多年，人也早过古稀了。现在终于恢复了我的党籍，我多高兴，人的一生中能有几次如此高兴的事！

不过我的这个党籍本来是应该在一九五零年，最晚也应该在一九五三年就恢复的，这两次机会都遇上了蹊跷事而失去了，结果

整整耽误了四十多年。了解我的朋友就说,如果你没有那些莫名其妙的文艺思想,不能当饭吃的文艺观点,如果你不那么固执,或者稍微灵活些,或者少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能现实一些。如果不是那个样子,你的党籍那时就恢复了,一个一九三九年的共产党员,又有国立剧专理论编剧专业毕业的学历,那你就决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你看你,混了几十年,落得个什么职衔也没有,评职称时你又离休了,也没你的份儿,结果连个职称也没有。而且还搞得既降了工资,又三十年不涨工资。若不是政策有眼,看到了你的不公之处,不但恢复了你的工资,还似乎正是针对你,出台了一个三十年不涨工资的都涨一级工资的好政策。否则你就会连现在这个离休后补充任命的副厅级待遇也不会有,那不就是更不公了吗?

是的,如果不那样,不这样,就会怎样,怎样,这都是后悔的话,有人称之为后悔药。据说后悔药苦得很。可是我说了,我不后悔,从来也没有后悔过。损失是巨大的,不过那些什么公不公都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那些算什么?如果真要说损失的话,说到要害处,那就实在太沉重了。一个人从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那是真正的年富力强,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生命的活力,随时随地都有热能迸发出来。那是一个人的一生的真正的春天,不可能有第二次,每个人只能有一次的春天,那是多么绚丽的欣欣向荣的春天。可是在天赐的乖戾而严寒的气候下,既不能耕耘,也没有收获。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了,飞走了,消逝了,一去不复返了,眼睁睁地看着它流走了,没有了。而突然,仿佛一瞬间,人已经老了,真的老了。要说损失,这才是损失,不但巨大,而且沉重,甚至是刻骨铭心的。不过尽管如此,我也不后悔,也不怨恨。这不是简单地不愿吃后悔药的问题。这是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我头脑清醒,冷静权衡之后的真诚的行动。更重要的是,我有一个我自己的追求,不过不是追求情爱,而是比情爱更深更重更美的一种追求。我所追

求的是一种特定理论观点的真理和做人的真理。那种真理,以及对那种真理的追求,已经成了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成了我的人格的一部分。那是不能丝毫动摇,甚至是神圣不可动摇的。我从艰难的拼搏中,深深体会到了,只要我是在为这真理而奋斗,而坚持,而执著,那么我就浑身是劲,整个精神状态都不一般了,而是进入到了一个特殊的境界,一个忘其所以的境界。这时,只有在这时,自己就能清楚地感受到了一种奋斗拼搏,其乐无穷的强烈的满足感和幸福感。这时我把什么可怕的后果,成败得失,艰难险阻,统统都忘掉了,我还去怨个什么?悔个什么?这种感受如果不是过来人,是很难体会得到的。因此我虽然付出了代价,这代价再怎么沉重,也值。

我说值,那确实值是。当我说清楚了之后,你也会觉得值的。如果要细究一个为什么的话,如果朋友们愿意听下去,且听我把原委一一道来。

一 小戏没演成 有理说不清

一九四七年我在南京国立剧专(今中央戏剧学院前身)理论编剧专业毕业以后,一九四八年,我通过国民党的江阴封锁线,到苏北解放区,参了军。渡江战役后在无锡苏南军区政治部当了半年《苏南文艺》的编辑。那时北京来调创作干部,四九年底我被派调北京,但在路过南京转干部手续时,被南京部队政治部截留,安排我到了南京一个部队的剧院。所谓剧院,也就是一个规模大些的文工团。我被分配在戏剧部编剧组当编剧。戏剧部另有一个导演组。

到苏北解放区以后,我就向组织提出恢复党籍的问题。组织上说,必须等到渡江以后,找到有关证明人才行。现在四川已经解放,我的入党介绍人也联系上了,因此我正式写报告,请剧院党组织外调,恢复我的党籍。很快我的入党介绍人的证明和我失掉关系后在南京剧专读书时期南京地下党跟我的联系人的证明都来了。支部还将这两个证明给我看过以后才存档的。当时我认为他们的证明是完全实事求是的,是负责任的。不久,支部又正式通知我,要恢复我的党籍。事情如此顺利,我实在太高兴了。可是没想到,又出了个蹊跷。

那时抗美援朝开始了。大力宣传抗美援朝,是剧院的重头任务。于是剧院领导宣布:要搞一次宣传抗美援朝的大型演出。除

舞蹈音乐节目外，我们这些编剧要每人写一个抗美援朝的剧本，时间很紧，一个星期要拿出稿子来。可是我们编剧组七、八个人，到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拿出一个短剧的稿子，另外还有一个不是编剧组的中层干部老白拿出一个短剧的稿子。这两个剧本都通过了审查，安排了导演，赶紧排练。

可是这时我们编剧组组长找到我，要我修改剧本。他认为剧中有些对话的语言不妥，要我按他的意思改。我经过考虑后觉得那样改效果不好，不同意按他的意思修改剧本。于是为此而争论，僵持，以致不欢而散。

这位组长原是学徒出身，可谓有一定的社会经验。由于参军早几年，现已是营级干部。但这些人不但没受过专业教育，没有写作经验，就是文化水平也是低得可怜的。就凭他在部队编过活报剧，又是营级，就当组长了。可是这次我们同样接受了写抗美援朝剧本的任务，他不但一个活报剧没写出来，连一个字也没写出来，却专门要对我指手画脚，我心里就有些不是滋味，更主要的是，他要我改的，我认真考虑后，认为那样改，效果确实不好，因此我就不同意改，这就惹祸了。

先是剧院的政委说我骄傲，叫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要我克服骄傲情绪。并且不久以后又通知我，由于你失掉组织关系时间太长，不能用恢复党籍的方式来解决你的组织问题，要接受考验一个时期，用重新入党的方式来解决。我心里明白，所谓失掉关系的时间太长，不过是借个由，说白了就是不给你恢复了。这当然又是骄傲的恶果。

接下来又放出风声，说我的剧本没有写出代表中国母亲的形象，能不能在这次抗美援朝宣传中演出，要重新研究。我已经预感到，我的剧本不能演出了。很显然，如果他想不演出这个剧本，要找一个理由来否定，还不容易吗？不过戏的排练还没停下来，制作

布景道具服装等工作也还照样进行。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心里却象压了个石头。

按剧院的常规，节目排练完，要彩排（预演）一次，这时要请领导来审查。那天是在大华电影院彩排，军区文化部的领导也来了。我去看了彩排。当我看到我写的那个短剧演出时，觉得导演还是认真的，而演员也很卖力气，所有的布景、道具、服装也都是费了一番功夫，花了不少钱搞出来的。可是演员越卖力气，我越有一种别扭的感觉，他们已经定下来，不要这个戏了，你们这不是白费力气吗？后来还有一些音乐节目，我看了一部分，没看完，就从大华电影院出来往回走。出门时碰到组长也要往回走，我们就走在一起了。在路上，组长问我：“你觉得演得怎么样？”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反问他一句：“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我睡着了。”他说话时故意装得漫不经心的样子，不过也多少能察觉出来，在他的脸上还有某种得意的神情。这是意料之中的。后来一个必然的发展，就是彼此都心照不宣，沉默了起来，再也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说了。

南京的冬天，一阵阵凉风吹来，觉得有些冷飕飕的，为了暖和暖和身子，只好加快了步伐。很快到了住地。本来每次演出完了，都有一顿夜宵的，可是我一点也不想吃，那就不等这顿夜宵了，倒在床上蒙头就睡了。

第二天，副院长召集我们那个戏的演职员开会。会很简短，就是宣布，昨天晚上领导审查的结果，我写的那个戏没通过审查，原因是：那个剧本只写了落后到转变，没写出代表中国母亲的形象。

戏被否定是意料之中的。实际上当时没有马上宣布停止排练，只是为了不好向演职员交代。他不好向那么多演职员说：由于某人骄傲，不服从组长指导，这个戏马上停止排练。于是就让此剧排练完，还参加彩排，然后把否定权交给上级领导，才好说话，才好

向演职员交代。至于上级领导，那也是尊重剧院领导的决定的。他们在一边审查一边把剧院领导的决定向军区文化部门的领导汇报了，上面还能不同意？这些都是真可谓用心良苦啊！

我这个戏被否定是早已料到的，但没想到，他用了个不应该写落后到转变，没写出代表中国母亲的形象的这样一个理由来否定。最近也听说过，北京有个部队的文化方面的高级权威反对写“落后到转变”。我听先觉得不理解，仔细一想，觉得毫无道理，莫名其妙。后来再也没思考过这个问题了。没想到，现在这个莫名其妙的理论，竟成为一根棍子，向我打来了。我写的那个戏，你说他粗糙，概念化，我都同意，因为这是必然的。这不是叫做赶任务吗？你不是规定要一个星期拿出稿子来吗？不但没时间深入生活，就是从抗美援朝这样一个概念演绎成文字，写出来，然后把稿子抄出来，这个时间也是很紧张的，能对它按常规创作要求吗？能要求它写出代表中国母亲的人物形象吗？我对我那个戏评价也不高，我那也不过是从概念出发，违反创作规律搞出来的。那时的政治报告一再强调，宣传抗美援朝，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克服和平麻痹思想，而剧院又一再强调，这次宣传抗美援朝的演出是我们的政治任务。我为响应那个政治号召，完成那个政治任务，就写了一个有和平麻痹思想的老太太，在美帝空袭的现实教育下，提高了觉悟，主动送子参军了。我没有这方面的生活，但我有响应政治号召的热情，就只好从政治概念出发编故事。而作为战争环境锻炼出来的部队文工团，为临时演出任务，而不顾创作规律，从政治概念出发编故事，以宣传政治任务的做法，已是司空见惯的了。我这不过是按常规行事。戏的质量我自己也不满意，那也不过是属于活报剧一类的范围，不过比起一般的活报剧来稍微更象戏一点就是了。如果从赶任务的要求来看，我这个任务还是完成得够六十分的。而且速度如此之快，也是不一般的。我那位营级组长不是至今，演

出都完了，也没写出一个活报剧，连一个字也没写出来吗？编剧组的六七个人不是也都没写出一个字来吗？现在就形成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写不出来的倒轻松自如，写出来了反倒犯错误了。

你要否定我的作品，特别是已经动员了不少人力物力，花了不少钱制作了布景服装道具而已经排练好了的一个戏。在这种情况下要予以否定，那就至少必须是：或者我的作品有政治问题，或者艺术上太糟糕。除此之外，你是不能随便否定的。我这个戏，艺术上粗糙那是事实。但作为一个赶任务的作品，要和其他作品比较起来，还并不是水平就怎么低的。因此他们想提也提不出艺术上有什么不足的任何意见。那么政治上有没有问题呢？我那戏的主题，克服和平麻痹思想，有何问题？那也并不是我有条件深入生活，由我个人对生活的认识而提炼出来的主题；那是我违反创作规律，从军区首长的报告，从报刊连篇累牍的文章，从剧院布置演出任务的要求，而获得的这么一个概念：抗美援朝的初期，有些人对形势认识不足，有和平麻痹思想，克服和平麻痹思想是抗美援朝初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这就是我的戏的主题。这个主题有什么错呢？至于写了一个人物从落后转变到进步，这既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艺术缺陷，不过是一种戏剧情节的结构罢了。要说它错，就错在从概念出发，不是从生活出发，它是从人物落后转变到进步这样一个概念来写的。可是我不但没时间深入生活，就是从概念来演绎，也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怎么能不从概念出发？那么这个概念本身又有什么错呢？怎么可以用不能写人物从落后转变到进步的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清规戒律来否定一个作品呢？

多少天来我心里都不好受。这除了我恢复党籍的要求泡汤了，我写的戏被否定了，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这就是导演老顾也跟我一起倒霉了。当时写出来并通过审查的是两个戏，他导演哪个戏本来是可以选择的，但他觉得我这个戏更合他的意一些，就